

XIANGRUFEIFEI

# 想入非非

追月逐花○著

乱七八糟的桃花运，迷雾重重的凶杀案；闺蜜身惹桃色嫌疑，死党变身美女侦探。

下一步，

危险还是甜蜜？

情关险境，

能否一一搞定？



朝華出版社

XIANGRUFEEFEI

想入非非

追月逐花◎著



朝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想入菲菲/追月逐花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5054 - 2052 - 6

I. 想… II. 追…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7424 号

## 想入菲菲

作 者 追月逐花

选题策划 杨彬侯开

责任编辑 王磊

特约编辑 古月珊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052 - 6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01	
我成了教唆犯	1
Chapter 02	
被逼相亲	7
Chapter 03	
暗中调查	13
Chapter 04	
张家小开	19
Chapter 05	
变故横生	25
Chapter 06	
连环杀人事件的开始	31
Chapter 07	
再入虎穴	36
Chapter 08	
猝死	43
Chapter 09	
分家	49
Chapter 10	
巨大的密室	56
Chapter 11	
神秘人	62
Chapter 12	
柳暗花明	68
Chapter 13	
特殊的爱恋	75
Chapter 14	
投毒	83
Chapter 15	
白痴的诅咒	89

Chapter 16	
大哥的问题	96
Chapter 17	
强暴案	102
Chapter 18	
重出江湖	108
Chapter 19	
情 敌	115
Chapter 20	
迷药和人皮	121
Chapter 21	
怒 火	128
Chapter 22	
深度危险	134
Chapter 23	
一团混乱	140
Chapter 24	
祖传秘方	146
Chapter 25	
被袭的秘密	153
Chapter 26	
开始和结束	159
Chapter 27	
大明星	165
Chapter 28	
命运的轮回	172
Chapter 29	
阳光背后	178
Chapter 30	
深水波澜	185
Chapter 31	
骷髅面具	192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32	
直击片场	199
Chapter 33	
阴差阳错	206
Chapter 34	
新闻风暴	212
Chapter 35	
你是凶手吗	218
Chapter 36	
恩与情	224
Chapter 37	
大阴谋	230
Chapter 38	
死亡发布会	236
Chapter 39	
远远没结束	242
Chapter 40	
妈妈在爆炸现场	248
Chapter 41	
千钧一发	254
Chapter 42	
杀人表演	260
Chapter 43	
第一次	266
Chapter 44	
不称心的爱人	273
Chapter 45	
匪徒	279
Chapter 46	
怀疑	285

Chapter 47	
迷魂症状	292
Chapter 48	
再度锁定	299
Chapter 49	
真相边缘	306
Chapter 50	
致命的蛊惑	312
Chapter 51	
旧日恋人	318
Chapter 52	
杀妻案	324
Chapter 53	
诡  謠	330
Chapter 54	
连环杀人	336
Chapter 55	
温柔的诱惑	342
Chapter 56	
秘密跟踪	348
Chapter 57	
婚恋交友群	354
Chapter 58	
神秘的劫持	361
Chapter 59	
魔鬼数字	367
Chapter 60	
以后的以后	373

## Chapter 01 | 我成了教唆犯

她把报纸捏紧了，脸上现出无奈的苦笑：天哪，该不会是白芳芳听了我的话后突发奇想，真的去把张鸿图杀了吧？如果她把张鸿图杀了，那我不就是……教唆犯？！

“我昨天梦见我和我的白马王子举行婚礼了。他长得好高大、好英俊，微笑时雪白的牙齿好灿烂……”这是白芳芳读幼儿园时兴高采烈地向同学们描述的美梦。同学们微笑着捧着腮听着她的描述，遐思无限。

二十年后，还是那班同学，却是带着怪异的笑容看着她和她的白马王子举行婚礼。和梦中相似的是，新郎的脑袋的确闪闪发亮，不过是白发的光芒。白芳芳的这位丈夫足足比她大了五十岁，头发已经全白，不知用了什么护理品，在阳光下竟然亮光闪闪。

这位“老牛吃嫩草”的新郎五十年前或许很英俊，现在也不差——对某些热爱金钱的人来说。他的面容有着和钱币纹路一样多的皱纹，活脱脱一张钞票脸。

他当然是钞票脸了，他可是本市著名的的企业家，资产数亿的张鸿图啊！凭着钞票的实力，虽然已经年届七十五，但他发消息征婚的时候，妙龄少女仍趋之若鹜。白芳芳可是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夺得了他身边的位置。

白芳芳的好友、当年听过她描述美梦的同学之一——路雪曼正微皱着眉头看着被人群簇拥着的白芳芳，不无担心地说：“希望她真的能够幸福啊。唉，年龄差距实在太大了，真是叫人不放心啊。你说是吗，韩敏？”她问了一声没人应，再问一声也一样，转头看时才发现韩敏正端着一个盘子大吃特吃，嘴里和盘子里都塞满了食物，手还不停地从桌子上取新的食物放进盘子里。

“你在干吗？”路雪曼有些生气。

“吃东西啊。”韩敏含混地说，嘴仍然没闲着。

“在这种场合……你只知道吃东西吗？”

韩敏终于正眼看向她，却又用叉子叉了块牛肉放进嘴里，“租礼服花了那么多钱，不吃回来怎么够本？”白芳芳的朋友都不富裕，但为了不给她丢脸，全都租了礼服来给她捧场。韩敏租的礼服算最便宜的，可还是觉得很亏，所以在这里使劲地吃。好在张鸿图婚宴上的每道菜都是顶级的，什么鲍鱼、龙虾、鲜贝应有尽有，她早就吃够本了。

路雪曼皱着眉头看着她上下翻飞的嘴唇，更加生气，“你怎么这么贪吃啊？要知道来这里的目的可不只是吃啊！”

韩敏怪笑着白了她一眼，“哈哈，我知道你的心思，是想通过这个婚礼结识上层社会的好男人吧？省省吧，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什么样的男人，都不如眼前的一顿美餐！”

路雪曼被她说中了心思，脸上微微一红，恨恨地白了她一眼，不再理她，继续摆出最甜美可人，但却最矜持的姿态等着男人注意她。在上层社会的聚会里，女人是不能主动和男人搭讪的，这就比较麻烦。

她姿势摆得很好，和杂志里写的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就是没有好男人注意她。相反，一个标准小开模样的人竟对在那里大吃大喝的韩敏产生了兴趣。他做出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走到她身边，“请问小姐叫什么名字？”

“韩敏。”韩敏不冷不热地说，低下头去继续吃东西。

小开立即感到一阵冷气扑面而来，但没有就此放弃，继续赔着笑问：“小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倒霉的自由撰稿人。”韩敏冷冰冰地说，厌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小开无可奈何，只得走了。路雪曼看得又妒又气，在心里大骂她暴殄天物。没办法，谁让她长得漂亮呢？

虽然路雪曼不愿承认，但韩敏的确是她们这帮姐妹们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尖尖的瓜子脸，丹凤眼，高鼻梁，还有一张性感的嘴唇。身材也是数一数二的，是那种圆润的苗条。而且不知她怎么长的，已经二十五岁了仍不见丝毫老态，身体线条还如少女般清秀，清瘦的瓜子脸上没有一丝赘肉，皮肤总是闪着瓷娃娃般的光芒。最重要的是，虽然她很贪吃，但干吃不胖！

如此姿色不知利用倒也罢了，竟连谈恋爱都不知道，真不知道她是怎样想的，都

二十五了，还对男人目不斜视。路雪曼静静地看着她，心中的妒忌已渐渐消散，倒增添了几分疑虑：韩敏啊韩敏，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你一定要赶快清醒过来啊。你已经二十五了，离三十已经不远了，再不想办法给自己找个归宿，等到人老珠黄就晚了……想到这里路雪曼心里轻轻活动了一下。其实，也许她知道韩敏为什么对男人这么无视。不过连她自己也不愿相信会是那个原因。不会吧？就因为那点儿事就对男人完全没有兴趣了？不会那么夸张吧？！

在满脸赔笑的宾客面前，白芳芳挽着新郎的胳膊，让摄影师为他们记录下永恒的瞬间。拍照的那一瞬，白芳芳似乎有意地把手抬高了一点儿——她手上有那只三克拉的大钻戒。这些天她一直把它当旗帜一样地在朋友面前晃动。

“啊——”白芳芳脸扭曲着，张大了嘴巴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号哭，和不久前刚照的结婚照上的甜蜜微笑的她简直判若两人。尖厉的哭号声钻入正在打字的韩敏的耳朵，把她吓得手腕一软，连按错了好几个键。韩敏皱着眉头撇了撇嘴，不屑地把头转了过去。

白芳芳正在哽咽着痛斥大她五十岁的丈夫，这些话今天晚上她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真是没想到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贪婪无耻的人呢？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啊！七十五岁！又刚和我结婚，怎么还去找情妇呢？那个小贱人只有二十一岁啊！比他孙女还小！他这简直是灭绝人性啊！”

“是啊！太坏了！都七十五岁了，还这么花心，当心把自己折腾死！”“芳芳姐，不要怕，跟那个小贱人斗！你一定可以赢的，我们支持你！”

“你说什么啊！芳芳现在的处境已经够尴尬了，你还打算叫她惹麻烦吗？”

“芳芳，你可要想开点儿，毕竟你还是正室……”

伙伴们七嘴八舌，讲的都是些没用的话。韩敏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她们，只觉得不痛不痒。其实她早就料到了白芳芳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把自己当成商品嫁人的人，别人也必然会把你当成商品。所以她觉得白芳芳遭遇的麻烦是自己惹来的，一点儿冤屈也没有，心里并没有什么激愤的感触。只是有一点儿让她感到很烦恼，那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到我的家里来谈这些事啊？！

也许是因为韩敏妈妈做的樱桃糕好吃，到韩敏家聚会谈事就成了这帮姐妹不变的习惯，今天这种充满噪声的聚会也不例外。真是讨厌死人！不过要在平时，韩敏也许就忍了，可是今天却是她为了能准时交稿而奋力拼杀的日子，她们竟然若无其事地这里释放噪声，还说什么“你写你的，我们不打扰你”，可是她们在旁边鬼哭狼嚎的怎么会不打扰？怎么会有她们这样的人啊！她们还算是朋友吗？

白芳芳又在那里又哭又说，让认为她是自作孽的韩敏觉得格外碍眼。韩敏忍无可忍地撇了撇嘴，忽然站了起来，带着怪异的冷笑走到白芳芳面前，说：“芳芳，其实你现在不必这么痛苦。正如你所说，那个老头子已经七十五岁了，风烛残年了，过不了几年就会死了。那时候你继承了他的遗产，不仅有钱了，而且还不算老，再找一个就是了！”

伙伴们全都怔住了，像被人强迫吞了一整个鸡蛋一样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她。路雪曼连忙拉了拉她的袖管，“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这是事实啊。”韩敏一挑眉毛。这的确是事实。但有时候事实也不能随便说。

白芳芳却似乎觉得韩敏说的话很有道理，已经停止了哭泣，眼里闪着异样的光芒，喃喃地说：“的确是这样啊……”

伙伴们见白芳芳反应异常，害怕她想到邪路上去，连忙转移她的注意，“芳芳，别想不愉快的事情了，去找个地方喝酒跳舞吧。”

“是啊，我知道有个很不错的迪厅……”

伙伴们簇拥着白芳芳走了，临走时还不忘偷偷瞪韩敏几眼。韩敏却带着一副奸诈的笑容，美滋滋地对她们摇着手，那意思是——不送。

韩敏妈妈倒对这种发出噪声的聚会并不反感，因为这可是她显露手艺的好机会。然而当她端着满满一盘樱桃糕兴冲冲地走出来时，却发现客厅里那帮可爱的客人已经一个都不见了。

“她们哪儿去了？”韩妈妈问韩敏。

韩敏伸手抓了一个樱桃糕放在嘴里，“她们有事先走了！”

知女莫若母，韩妈妈很快就猜到是自己这个刁钻的女儿把她们气跑了，顿时气得眼睛鼻子直跳，“你气死我了你！”

几天后的清晨，韩敏穿着睡衣，头发挠得乱七八糟，还卷着一个裤管，吊儿郎当地下楼买油条。虽然她自称是个“倒霉的撰稿人”，其实混得还不错——她是十几家杂志社的老供稿人，一部长篇小说正在出版中，邻居中几个热爱文学的孩子还把她视为偶像。可是她丝毫没有偶像的自觉，这不，这种德行就敢出来。

韩敏买了一大袋油条，又从报亭里随便买了份报纸。她一面咬着油条，一面睡眼惺忪地打开报纸。嚼了一半的油条忽然从她口中悄然滑落，那满满一袋子的油条也随之落地。

报纸上赫然写着：“本市著名的企业家张鸿图于今晨被人发现溺死在游泳池里，

想入非非

死因不明，其妻白某行踪不明。警方怀疑张鸿图为他杀，已经展开调查！”

天哪！韩敏合上报纸，猛地把报纸贴在胸前，脸色已经发白。她是码字的，了解这些新闻辞令。死因不明意味着可能是他杀，而如果特意提到某某人行踪不明，就可能暗示他（她）就是凶手……现在白芳芳“行踪不明”，难道说……

她把报纸捏紧了，脸上现出无奈的苦笑：天哪，该不会是白芳芳听了我的话后突发奇想，真的去把张鸿图杀了吧？如果她把张鸿图杀了，那我不就是……教唆犯？！

“教唆犯”这三个字如巨石一样咣地砸到了她的头上，她清楚地听到自己心中的惨叫响彻云霄。

这天，韩敏夹着包脸色阴沉地走进楼道。黑暗里的楼道显得阴森森的，让她的心情格外沉重。离张鸿图的死已经有几天了，白芳芳还是没有下落。听姐妹们说，警察好像初步认定白芳芳就是杀张鸿图的凶手，连协查通告都出了。完了，自己还真要当一把教唆犯了吗？

韩敏费力地把右手拎着的包转移到同样负担沉重的左手，用已经勒出深深红痕的左手去拿钥匙。忽然门旁的黑暗里猛地伸出一只手来，一把抓住她的手。韩敏被吓得浑身一震，眼睛往身旁一瞥，更是被吓得差点儿跳起来：抓住她手的人，正是白芳芳！

白芳芳蓬头垢面，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光鲜模样，手上的那枚大钻戒倒是还在手上。她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哭着说：“敏敏！快帮帮我！我无路可走了！”

从来不给自己惹麻烦的韩敏第一个反应就是掰她的手，“你怎么在这里啊？快去警察局啊！”

“我去就会被抓起来的！”

“什么？真的是你杀了张鸿图？！”

“我干吗要杀他啊？我都不知道！我被人设计了！”

“那你更要去警察局说清楚啊！”发现自己不是教唆犯令韩敏大感放松，一个劲地只管把白芳芳往楼道那儿推。

“敏敏！”白芳芳忽然膝盖一软，跪倒在了韩敏面前，“我真的不能去！他们已经设计得好好的，就等我回去顶罪了。现在只有你能帮我！因为虽然你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搞交际应酬，但是我们这帮姐妹们当中最正直善良的一个！也是最靠得住的！”

韩敏从没听过这么中听的话，一时间竟有些迷糊，乐滋滋地指着自己问她：“我是这样的人吗？”

白芳芳拼命地点头。其实她根本没有如此高看过韩敏，她来找韩敏是另有道理。

正此时忽然有人上了楼梯，还有些迷糊的韩敏来不及多想，飞快地打开门，一把把白芳芳推进门去，就此给自己惹来了没完没了的麻烦。

“咕嘟嘟……”韩敏瞪大了眼睛看着白芳芳抱着水瓶牛饮。她已经吞食了一整袋饼干，又一口气喝了接近半瓶水，想想平时她那小猫一样的胃口，让人根本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白芳芳一口气灌了半瓶水之后深深地出了口长气，又去抓饼干的袋子，韩敏连忙拉住她的手，“不能再吃了，再吃就吃坏胃了！”

白芳芳这才放下手，眼睛却还瞟着装饼干的袋子。韩敏看着她这可怜相，不由得皱紧了眉头，“好啦，现在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你怎么被……设计了？”

白芳芳的神情立即凝重下来，凝重得像要垮掉，忽然重重地打了一个嗝，敲了敲胸口才开始说话，“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很罕见的，老东西回家睡觉了，我当时心里还生气呢，就没有理他，把头蒙在被子里就睡。也许是心里有气睡不实吧，我半夜里忽然醒了过来，一摸身旁发现老东西不在，正打算生气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传来了啪嗒啪嗒的脚步声。那个脚步声有些奇怪，是把拖鞋底甩到瓷砖上的声音，特别响，却又特别慢，而且还踏着不变的节奏。”白芳芳的声音越来越阴森，韩敏也感到有些诡，因为恐怖电影里，当这种脚步声出现的时候，来的不是鬼就是怪，要么就是杀人狂！

白芳芳已经完全沉浸在那晚的回忆中了，眼神阴郁地飘忽着，“我心里有些发毛，揉了揉眼睛一看，发现老东西正朝游泳池走。我心想老东西是个旱鸭子啊，怎么半夜忽然想起来去游泳？而且就算要游泳也应该穿泳衣啊？正在想着的时候，老东西已经走到了游泳池边上，慢慢地蹲了下来……天哪，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动作僵硬得不得了，简直像僵尸一样！”

韩敏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喉头却硬硬地什么都咽不下去。她被白芳芳的语气吓到了，因此也更好奇那天晚上到底出了什么事。白芳芳的表情也更加恐怖，一双眼睛越睁越大，也越来越凸，“接着，他便在那里伸胳膊伸腿，像在做下水前的准备。左一下右一下，肢体还抽搐着，就像被什么东西扯着手脚一样，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怕他有危险，赶紧跑下楼去……”

## Chapter 02 | 被逼相亲

哼哼！我今天偏偏一夜不睡，还打着手电筒看书，非把自己熬得丑陋憔悴，让人一看就跑不可！你当我是什么？木偶吗？相，相，相你个大头鬼啊！

白芳芳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仿佛她已经承受不了讲述中的恐怖。韩敏被她的语气吓得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脖子，心也狂跳起来。

“等我跑下楼的时候，发现他又不伸胳膊伸腿了，而是在那里左右晃动着脑袋。我赶紧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老东西回过头来，忽然大声尖叫起来，那表情简直像见了鬼一样，接着浑身都抽搐了起来！我被吓坏了，转身就逃，他那凄厉的叫声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简直像是被地狱的魔鬼抓着手脚往下拖一样的叫声，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吓成那个样子。”说到这里她的身体剧烈地颤动了一下，就像被什么人用力地抽了一鞭。

韩敏被吓得心头狂跳起来，刹那间身体像坠入了冰窟一样的冰凉。她努力定了定神，颤抖着声音问：“然后呢？”

“然后我被吓坏了，转头就跑。过一会儿回去看的时候，发现老东西已经溺死在游泳池里了，也不知道他是自己掉下去的还是被别人推下去的。我当时被吓得昏了头，竟然从那个家里跑了出来。后来想想现场肯定留下了不少关于我的线索，我又一时糊涂跑了出来，恐怕几十张嘴都说不清了！”

“什么……”韩敏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足足怔了几十秒，接着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这么傻啊？这样大家都会认为你是凶手啊！”如果张鸿图是自己掉下去的，别人会误以为白芳芳是凶手；如果张鸿图是被别人杀了，那凶手正好嫁祸给她。

白芳芳认罪一样地低下头，可怜兮兮地拽着自己的衣角。韩敏被惊吓之后又被气了一下，一时间脑子里一片混乱，只觉得胸口憋得慌。她下意识地解开了领子，忽然想起一件事，“等等，你不是说你被人设计了吗？哪儿被设计呢？”

白芳芳身体一抖，羞愧惊惶地笑了笑，“那是骗你的啦，不这样说，你恐怕根本不会让我进来……”

韩敏只觉得浑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顶，一把抓住白芳芳的胳膊就往外拖，“你给我乖乖地去警察局！”

“不行啦！我去的话一定会被当成凶手的！”

“那是你的事情了！再说警察也未必会认定你是凶手！”

“可是……”白芳芳用力甩了甩手，咬着牙使出了杀手锏，“我告诉你韩敏，如果我被当成了凶手，我一定会说是你教唆的！”

“什么？”韩敏像被人兜头打了一棒，一时间愤怒莫名，“你敢？”“我为什么不敢？杀人要枪毙的！你既然见死不救，我就把你也拖下水！”

韩敏呆了，抓着白芳芳的手也软了下来。虽然她说的那些话充其量只是间接教唆，但间接教唆只要被重描几笔就能成为直接教唆。

白芳芳见她开始动摇，连忙趁热打铁地说：“你放心，就像你所说的，警察也许能捉到真的凶手，我就在你这里躲到警察抓到真的凶手为止，好不好？”

韩敏脸涨得通红，还在犹豫。白芳芳赶紧把手上的大钻戒摘了下来，递给韩敏。韩敏的眼睛闪了几闪，面无表情地把戒指接过去戴在食指上，然后像泄气一样的长出了一口气，“好吧，你可不要给我惹事！”

“少啰唆啦，我家就这个条件，进去！”韩敏不由分说地把白芳芳塞进储藏室一个空着的大柜子里，“我家还有我老娘呢！她比我还怕事，一见到你就会把你送进警察局的！”

“可是……”已经被塞进柜子的白芳芳还挣扎着往外钻，“我的吃喝拉撒睡，还能都在里面？”

“是的，都在里面！”韩敏一把把白芳芳推进柜子，扔给她一个枕头，“睡觉就凑合靠着睡吧，这个给你垫腰！”又塞给她一个痰盂，“排泄就暂时在这里解决，吃的东西定时给你！”说罢不由白芳芳多说就关上了柜门。储藏室不常用，那个柜子更是在最里面。如果她安稳一点儿的话，藏个几天还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以后怎么办。算了！韩敏用力咬了咬嘴唇，藏一天算一天！

刚把白芳芳藏起来不久，韩妈妈就回来了。她今天去参加老姐妹的聚会了，回来



就一脸黑气。韩敏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有适婚儿女的中年妇女们谈话的永恒主题，就是子女的婚姻和感情。

韩敏知道她马上就会找碴儿，连忙坐到电脑前打字，装作没看见她。她手上的钻戒像颗星星一样地跳动，不过并没有引起韩妈妈的注意。她还以为这是韩敏从哪里淘来的小饰品呢。

韩妈妈黑着脸走到韩敏身旁，沉着嗓子说：“这么努力啊。”

“是啊，只争朝夕吗。”韩敏眼珠乱转，乖滑地答道。

“哦，很珍惜时间啊。那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少岁了？”韩妈妈的声音严厉起来。韩敏知道不正眼看她不行了，只好假笑着朝她转过脸来，说：“二十五岁了。”

“好啊！你也知道自己二十五岁了！”韩妈妈忽然爆发出狮子吼，唾沫如满天冰雹一样砸到了韩敏脸上。韩敏连忙伸手擦去，担心脸上会不会被打出小坑了，在心里苦笑着说：“哎呀，哎呀，又来了，又来了。这次恐怕不会容易地过关喽。”

“亏你还知道自己已经二十五了啊！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着急啊！”韩妈妈大吼着，手臂激动地挥舞，满口的唾沫星像雨点一样喷洒了出来。

“二十五岁怎么了？”韩敏一面躲避着唾沫星，一面明知故问。她已经有些故意挑衅的意味了。每当妈妈跟她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心里就会出现很强的抵触情绪，这次也不例外。

“赶快去找对象啊！”韩妈妈果然被她挑衅得更加愤怒。

“到哪儿去找啊？”韩敏故作懵懂的样子很是欠扁。

“到哪儿去找……满大街不都是人吗？你天天待在家里当然找不到对象了……”

“我又不能到街上拉郎配。有必要这么急吗？”

“什么‘有必要这么急’？你都二十五了！像你这么大的女孩子都结婚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有你了！在过去，你这个年龄早就十四个孩子满街跑了！”

韩敏的眉毛微微一颤。她心里的活动远没有这么轻微，那感觉就像火山开始活化。恋爱问题是她和妈妈之间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心结。因为多年前妈妈的那个错误，她早已对爱情失去期待了。

“既然你这么急，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恋爱？”韩敏故意用调侃的语气说，因为如果用严肃的语气说这个话题肯定会引发一场大战。她现在可没空打大战。

“什么？天哪！那个时候你不是只有十六岁吗？那是早恋啊！”在韩妈妈眼里那件事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都忘了，她很惊讶韩敏怎么还记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当然，在韩妈妈看来韩敏只是胡搅蛮缠罢了，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句话背后的重

大意义。

“那在过去我那个年龄也是孩子的妈了！”韩敏继续用调侃的语气，接着来了一句。虽然不愿意打大战，但挑衅还是升级了。

“你……你气死我了……”韩妈妈气得满脸通红，忽然抬脚脱鞋。韩敏早料到会有这一招，兔子般灵敏地跳起，当拖鞋重重地砸在椅子上的时候，她已经冲出了大门。

韩妈妈追出门来，发现韩敏已经逃到了楼道拐角，两脚在原地交替跳着准备冲刺，同时说：“记得晚上给我留夜宵哦！”她显然没把韩妈妈的愤怒当回事儿。韩妈妈气急败坏地脱下另一只鞋扔了过去，韩敏却已经一溜烟儿冲下了楼梯。

韩敏带着胜利的笑容冲到了大街上，直到跑不动了才停下来，深深地弯下腰去。当她再度抬起头时，脸上却是深重的苦涩和迷茫。她用迷离的目光看着满街闪烁的霓虹灯，漫无目的地向霓虹深处走去。

也许是受心情的影响吧，平日喧嚣得让人想要逃走的都市此时竟让人觉得无比肃杀冷清。那一盏盏闪闪发光的霓虹灯此时只像一盏盏遥远的灯笼。周围的人仍旧笑着闹着，可就像被隔在一堵透明的墙后面，跟她没有一点儿关系。

韩敏像孤身在寒夜里旅行的旅人一样，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月亮。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少年，也是在这样的街头，微笑着牵起了她的手；不久之后，也是在这样的街头，他疲惫地放开了她的手，从此之后，她也放开了爱情的手。在牵手和放手之间，还有很多很多疯狂的事情……想到这里她狠狠地踢开了地上的石子，决定这次一定要跟妈妈斗争到底——想要像操纵木偶一样操纵我的人生，门儿都没有！

她的主意刚打定，唇边的狠笑还没荡漾起来，忽然如雷轰电掣一般想到了藏在柜子里的白芳芳，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天哪，我怎么把她给忘了？

“妈呀——我错了——下次不敢了——”韩敏强压着愤怒在紧闭的大门前长号。她离家逃窜这么短的时间就回来了，已经处在不利的地位。韩妈妈倒来劲了，关着大门就是不开。

韩敏嚎得嗓子发干，也已经怒发冲冠。正当她要失去理智、准备动手砸门的时候，屋里忽然传来韩妈妈不紧不慢的说话声，“今天怎么这么快就知道错了？忽然开窍了？”

“是……是……”现在无论韩妈妈说什么韩敏都得应着。

“既然开窍了，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我跟你贾阿姨说好了，她有个认识的小伙